

老和尚：這參考書籍舉的例子是簡簡單單的，我們要知道舉一反三，聞一知十。但是這些都是為了講席上的設施，所以參考資料是愈豐富愈好，可是那個關鍵是要自己會選擇。參考資料的豐富，就好比採買，把市場上的菜統統都買來了，現在你是個廚師，你怎麼去配菜，你怎麼樣在這麼多豐富材料裡面去選擇，配出好東西來供養大眾，你懂得這個意思。又如同大夫一樣，材料豐富，就好像藥，上山去採藥，種種的統統都有，非常齊全，可是你這個大夫開藥方開哪幾種，你怎麼去選擇去？你怎樣去選擇哪幾種？怎樣去選擇分量？這個就知道了，這是病人得的什麼樣的病，他需要哪幾種藥物來治療。你能夠選擇，無論是廚師配菜，大夫開藥方，要智慧；沒有智慧，這些東西擺在面前就糟了，你全搬出來，什麼都不是，這個藥全搬出來，準把人藥死，不但治不好病，一定全都是送死，所以沒有智慧就不行。

為什麼前面教給你們五年學戒，五年學戒，不是學戒律，遵守老師的規矩。老師在這五年當中給你什麼？說老實一句話，什麼也沒給你，就是給你講根本智。這個五年當中訓練你，訓練你無知，把所有一切妄想分別執著統統丟掉，所有一切知見也都丟掉，恢復你的清淨心，這就是根本智。根本智是無知，《般若經》上講得很清楚，「般若無知」。所以這個五年，老師教你什麼東西？訓練你的就訓練你無知。你真正到無知了，然後這些材料統統堆出來，無所不知。「般若無知，無所不知」，無所不知是後得智，無知是根本智，後得智一定從根本智裡面生出來的。像一棵樹一樣，你沒有根本，哪有枝葉花果？枝葉花果是後得智。如果從四弘誓願上看，

那就更清楚了，根本智是斷煩惱，你看「煩惱無盡誓願斷」，斷了煩惱之後再廣學法門，「法門無量誓願學」，智慧開了。法門再多，你學起來非常方便，而且快速，一接觸就都通達，為什麼？智慧開了。所以初學的人，一定督促他一門深入，減少他的負擔，減少他產生的副作用，道理在此地。這個必須要曉得，如果搞錯了，本末倒置，那你得的效果就恰恰相反，你就不能成就。

說法，這是上講台，那都是五年以後的事情。五年以後，我們智慧開了，心定下來了。心清淨，定下來了，可以將自己廣大的行願兌現了。這個廣大的行願就是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，這是我們的願力。斷煩惱是成就自己的智慧德行，學法門是為了普度一切不同根性的眾生。不同根性的眾生，要用不同的法門來度脫，所以要廣學法門。末後成佛道，這是自他共同的目標，自己要成佛，也要令一切眾生成佛。所以這些道理一定要明瞭。在現前我們學講經說法，這些是基本的參考資料，必須要有的。註疏，當然古人好，古人是有修有證，不會錯誤。現代人不太可靠，也不能說完全不可靠，所以李炳老在此地講，現代人你要看看他是什麼樣的人？如果他是「乘戒俱急」，這個就是解行相應的人，「乘」是解，乘是五乘佛法，「戒」是講他修持，他真有修持，而且對於經教又有研究，這個大概沒有問題。他能勤修，所以他的著作、他的講解，一定不會違背聖言量。聖言量就是經典，經典是佛所說的，不違背經教，這個我們可信。

它裡面舉的這個字典，這東西是從前的，現在有比這個編得更好的，很多，特別是日本人對於這些東西編得比我們中國人編的高明。像《佛學大辭典》、《佛書解說大辭典》，那是什麼？佛經，這部佛經它裡面給你講得很詳細，是經典的內容它簡單扼要介紹，這個經典是什麼時候，佛在哪裡說的，什麼時候傳到中國來的，什

麼人翻譯的，到現在有多少種版本，什麼年代，很詳細。所以這個也是講經很好的參考書，可能他們這圖書館應該有，叫《佛書解說大辭典》，好像有十幾本，你們有沒有看到？沒有看到。這個也是很重要的參考資料。我們講經題，講經題那是最好的資料，它編得很完整。日本。台灣有翻印。我的幾個道場裡面都有，所以這都屬於工具書。

關於辭典，現在台灣是文化大學編的《中文大辭典》，內容非常豐富，它是這麼厚的冊，十冊，擺起來這麼一大堆，《中文大辭典》。那個很詳細、很詳細，叫《中文大辭典》，這麼厚的本子，十冊，擺起來是一大堆，這個比《康熙字典》、《辭源》、《辭海》是好太多了，它的內容很詳細。《佛光大辭典》還比不上，比不上它，《佛光大辭典》也是最近佛光山他們編的。這些都是屬於參考書。

在講經規矩裡面，後面會說到，譬如念段、破字，破字就是根據字典。釋名，解釋名相。名相，普通名相，就是一般的辭典。佛學的名相，是《佛學大辭典》、《法相辭典》，這是解釋佛學名詞的，除這個之外，還有《三藏法數》、《教乘法數》，這一類的。後面講的「類書」，佛經裡面講的公案、因緣，這些都有出處的，像《法苑珠林》，《經律異相》它這裡沒有，《佛祖通載》、《太平御覽》是世間法的，前面兩種是佛法裡面的。這些公案、因緣、故事的穿插，舉的比喻，多半都在這些書裡頭，這是參考書，略舉。

這一段有沒有問題？要沒有問題，我們就進行底下一段。這一段有沒有問題？這很重要，是教給我們取註的方法。我們現在學講經，就是依靠註解。這個裡面重要的一句話，就是「善參考者，只師其意，不師其言也。」這句話很要緊，也就是說你讀古人的註解

，你真正把裡面的義理明白了，明白了之後你喜歡怎麼講就怎麼講，意思不講錯就可以了。所以，深講、淺講、長講、短講你就自在了，不必要照他那個文字、語言的講法，那就錯了，這是我們取法於古人東西一個原則。依照人家的講法，這是很笨拙的一個方法。但是，從前李老師，在過去教我們，是依文字的講法，就是他怎麼講，我們就怎麼講，什麼原因？文化水平太低了。那個班上的學生，一半以上小學程度，所以那是對小學生講的。換句話說，讓你上台去講演，先把講稿給你寫好，你就去背，背，上台就照這一字都不能錯，是這個辦法。從前像唱崑曲的、唱平劇的那些戲子，在舞台上表演都有劇本，劇本都給你寫好了，一個字也不能錯，一個動作也不能錯。而從前唱戲的這些戲子，很多不認識字的，沒念過書的。所以對於這樣初學的人，那就是另外一種方法。「其機如此，豈可不思。」機就是這樣的，那我們用什麼？如果是對於學理很充足的，已經有解有行的，那當然是正規的，正規的就是「只師其意，不師其言」，就是你有這個能力了，有這個能力修學，有這個能力講經弘法，所以這是高水平的。

所以從前李老師教我們這個本子不拿出來，有道理。拿出來，老師你說的話不是自相矛盾？你叫我們「只師其意，不師其言」，為什麼又要叫我們師你的語言？所以這東西不拿出來，不拿出來就是你的程度不夠。他很有道理，拿出來之後麻煩大了，學生都要提出抗議，所以不拿出來。這是什麼樣的程度，用什麼樣的方法教，講經也是，聽眾什麼樣的程度，我們用什麼方法來講。所以我們觀機，這觀機非常重要，現代這個時機，一般的文化水平都低落了，為什麼？文言文不念了。我們要不要念文言文？我們要念文言文，我們念文言文比學外國文字重要。你要記住，外國文字是溝通表達的工具，文言文是我們繼承佛陀祖祖相傳的大道。過去都是用文言

文記載的，你不懂文言文怎麼行？文言文的學習方法，沒有別的，非常笨拙，就是背書。從前李老師教給我們，你能背五十篇古文，你就有能力讀文言文；你能夠背一百篇古文，你就有能力寫文言文。所以文言文是從前小朋友上學的時候，他天天背，就是那樣學出來的。

文言文要背什麼材料好？《古文觀止》最好，《古文觀止》是過去好的文章裡面特別挑選出來的，一共有三百多篇，那都是最精純的文字，可以用科判的方法去判它，真的是一個字少不得，一個字也加不得。你加一個字，可以剔掉，累贅；少一個字，它氣就斷掉，它就連不上，確確實實做到不增不減。文章做到這個，很不容易，這是好東西。所以李炳老當時就教給我們要背古文，不從這裡下手不行。所以你們年輕還可以，所謂亡羊補牢，還可以救，一定要下死功夫，就是要背文言文。我在外國，這是勸一些華僑子弟背《無量壽經》，因為李老師給我們的標準是五十篇，《無量壽經》是四十八品，距離五十篇就差兩篇，差不多，可以了，我勸他們背《無量壽經》。背《無量壽經》，對小朋友來講，有四種好處，一舉四得。第一個，他不會忘記中國的語言，他背這些要用普通話去念，中國的言語他學到了。第二，認識中國字，中國的文字他不會忘掉。第三，他能夠學文言文，這是第三種好處。第四種是佛法。你看世出世間法他都得到了，第四種是學佛，佛法他奠定根基了。所以我勸他們背《無量壽經》。

而佛經的翻譯，諸位要曉得，在當時翻譯的時候，祖師大德已經考慮到了，是最簡單的文字。你看，你跟古文一比的時候，古文深，佛經的文字淺。所以佛經文字，後來稱它叫變文，變化的變，也就是當時的白話文。所以為了佛法普遍流通，佛法的文字力求簡單，淺顯明瞭。所以古時候譯經就著重「簡易淺明」，就著重這四

個字，他為了能夠普及。所以佛經的文字淺，比古文淺太多了。所以我現在在國外，走哪裡講經，我都勸他們聽眾，幫助家裡的小孩、要求家裡小孩，把《無量壽經》當作國文課本來念，他能夠收到四種好處，一舉四得。所以這個意思要懂。

下面舉這個例子，就是古人的註解都是很簡單，而且他著重在釋義，他不解釋文字，文字大家都懂，用不著再解釋，很深的義理，他把它說出來，著重在這個地方。所以對於古人註子他講得很簡單，有必要補充，不補充，人家不清楚、不明瞭。但是太繁瑣的地方一定要簡化，譬如舉這個例子，「八十種隨形好」，這個要說起來太囉嗦，而且很多與我們不相干，沒用處。沒有用處的東西講太多了，人家聽起來就繁瑣了，就沒有必要耽誤人家的時間。「三十二相八十種好」，江味農居士，《金剛經講義》裡面很清楚，一條一條統統寫出來了。那是有道理的，因為他做註子，便利我們講經的，我們講經不能不知道，但是講的時候不能全部搬出來。對人講的時候要簡單，自己應該要知道。好，我們可以下課了。

這一段很重要，佛經裡面很多字，一些人，這是要稍稍不留意，得發生錯誤。

學生：您老人家再找一個人講。

老和尚：再找一個人講，多聽幾個人講。

學生：能力。

老和尚：好，這一段有四位同學說過了，意思都很清楚了，重要的是要我們對於講經這樁事情要慎重、要敬業，決定不能掉以輕心。中國的文字，許多字都是有一個字念好多種音的，所謂破音字。平常我們從事於這種工作，這就是我們自己的事業，講經說法是我們一生的事業，應當是在這上多加努力，縱然是很熟悉的一個字，我們沒有事情也去翻翻字典，看它還有多少種念法？還有多少種

講法？在什麼地方，哪一種音、哪一個說法適合？能夠講得很通暢，我們來採取。名詞術語也是如此。所以要勤於查字典，勤於查參考資料。像這方面東西，可以多寫一些筆記。這是你參考資料豐富，常識豐富，對於講經說法，答覆聽眾們的疑問，那你就很方便，能夠啟發人的信心。這裡不過是舉出幾個例子而已，從這幾個例子，你就知道中國文字複雜的程度。

第二段裡面講的「義寄古音」，還是要念古音才正確，不能念錯；念錯了，人家笑話。也有說古音就念錯了，大家都念錯，意義都通，那就隨順了。譬如平常一般講的「矛盾」，矛盾（音頓）是念錯了，正音，你們查查字典，念矛盾（音順），可是大家都念矛盾，行，就從眾，它意思沒錯，音念錯了，意思還對，就可以，可以從眾。你說四書裡面《大學》，你們都曉得，《大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，這四書，那個古音念大學（泰教），古音「大」念泰，泰山的泰，「學」念教，跟教導的教是一個意思。可是現在大家都念《大學》，行，我們也就念《大學》，你念泰教，人家還莫名其妙，說你念錯了。所以這古音跟現在的音，我們要懂得，大家怎麼念，我們就隨順。像這些地方，「龜（音秋）茲」，你念龜（音歸）茲，這個是決定不能原諒的，這是大錯誤，這是古時候國家的名字，絕對不能念成龜（音歸）茲。我們也曾經聽到有法師講經念「龜（音歸）茲國」，那聽眾已經都喪失掉，這法師沒有學問，這法師連這個都念錯了，那可能裡頭錯誤百出了。這是第二一類的。第三一類就是字與字的形狀非常相似，一定要看清楚，不要產生誤會。後面這一段更是望文生義，這是大的忌諱，我們應當要很謹慎、很恭敬的來做這個工作，不能把這字音念錯、意思會錯了。這一段非常重要。下面還有時間，你就再講下去。

你末後就講錯了，「聽者無，味同嚼蠟」。你把它變成，「聽

者無味，同嚼蠟」。聽者沒有味同嚼蠟之感，聽得很舒服，聽得很痛快。對，你把「無」字看掉了。

學生：斷句斷錯了。

老和尚：對，不錯。這個一段，「聽者無，味同嚼蠟」，那個點不能點在「無味」。這中國文字很妙，是不是？

學生：對不起。

老和尚：看你怎麼點法。這一段叫「消深益淺」。經文裡面有深的，就是深文要淺講，人家才不會感覺到困難。淺文要深講，他才會生起趣味，原來這裡頭還有這麼多東西在這。你看這裡舉的這個例子，「如是我聞」，很淺，這個經是我聽到的，很淺。而龍樹菩薩在《大智度論》裡面，《大智度論》是龍樹菩薩注解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的，他這個「如是我聞」四個字就佔了四卷，真是嚇死人。那一句話如果要照《大智度論》講法，好幾天都講不完。這種講法現在，這四個字都講好多天，這部經你要講多少年？算了，他不來聽了。所以像這些地方，你看看古大德他們這些註疏作品裡頭，你就了解。那個時代，行，那個時代是農業時代，大家有這個悠閒的時間。

所以古代對一般大眾講經，那都還在寺院裡，所謂講「高樹法幢」，這是歡迎大家來聽講。這個事情多半都在秋天跟冬天，秋收以後，大家都沒有事情做，秋收以後，要到明年春耕，這一段期間差不多有二、三個月，這個時候講經，有許多在家的居士們，當然都是念過書的，有學問的，到寺廟來討經單，住在寺廟裡頭，每天來聽經研究經典。這也是文人一樁雅事，所以也很有趣。他有時間，有的是時間去思考，所以喜歡細講，喜歡深講，喜歡長講，這是那個時代。現在這個時代，整個生活意識形態，起了很大的變化，變成是所謂叫分秒必爭。這個分秒必爭四個字，你查古書決定沒



有，哪有這個名詞。所以古時候看到現在人這個樣子，搖頭，決定不能作人，人太苦了，作人太苦了，哪有這麼緊張？這個日子不是人過的，不是。

往後去，大概我看再十年、二十年，整個世界人的生活又會起很大的變化，會起很大的變化，完全走向電腦。所以我提醒你們，不能不學電腦，學電腦比什麼都重要，這的的確確的。電腦非常重要，將來所有一些知識東西都在電腦裡頭，而且將來電腦一定變成像一本書一樣，你走到任何地方隨身攜帶。全世界的那些圖書館裡頭資料都在電腦裡面。佛法，整個佛法也都在電腦裡面。哪裡像你們現在回去帶那麼多東西，累死了。十年、二十年之後沒有了，全部都儲藏在電腦裡頭，你一按鈕全部出來了。你要想印出來，印表機一張一張都給你印出來了；你不希望印那個東西，太囉嗦，就在電腦裡面去看就夠了。而且這個東西包括通信、通話，這都不必去打電話了。所以這個東西將來一發展，電話沒有了，電視也沒有了，要看電視都在電腦螢幕裡頭，娛樂的節目也在裡頭，講經說法也在裡頭。你想聽法師講經說法，那個都在網路上，你一按電腦的時候，就在你面前講經說法，不要到現場去了。所以往後這個世界進入到這個世代，我們不能沒有這個眼光；到那個時候，你應付來不及了，所以這個尖端的科技我們要知道。

你看最近美國跟蘇聯合作的噴射飛機，昨天報紙上都登出來，現在已經試飛了三十幾次。以後其他一切飛機要淘汰了，從中國飛到美國五個小時，比現在的噴射機的速度要快一倍多。現在的飛機大概是一個小時飛一千公里，將來這個飛機是飛二千四百公里，所以比現在快，快很多。從新加坡到北京大概兩個小時，可能兩個小時都不到，所以這個世界變得愈來愈小，人與人的關係變得愈來愈密切。所以這個科技，我們要特別留意，否則的話，你真的被這個

時代淘汰掉了。所以這是要留意的，如果有這個機會，一定要把握住，去學電腦。

像如果你們是懂得電腦，而且你們會用電腦的話，我講的這些資料，你們統統都不要帶了，都垃圾把它丟掉了，在網路上統統有，而且比你們現在帶的那個東西還要多。我現在在網路上大概有四十多種，相當齊全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你有電腦多方便，哪裡要這麼多囉嗦東西？這麼笨重。這個網路，現在不斷在進步，再過個大概一般估計，兩年到三年，音聲、畫面都進去了。現在在網路上完全是文字，再有兩年的時候，我們現場講經就可以從網路上傳播，網路可以儲存，可以轉播，所以非常方便。而且現在的畫面都是彩色的，跟那彩色電視沒有兩樣。這個要懂得時代在變，我們不能落在時代的後面。落在時代後面，那一定要吃虧的。

這是這一段，講到哪裡？「消深益淺」。所以在這個時代，以及底下這個世紀，我們能把握到簡，簡單容易，淺顯明白，抓住這四個字，你做弘法利生的工作一定會成功。可是這是對別人講解，自己一定要深入。自己可不能淺顯一點，能應付別人就夠了，這個不可以的。自己必定要深入，不要怕難，不要怕辛苦，要認真努力去做。所以對外面弘法是簡易淺明。我們將來傳道，不是這個傳法的，你將來還有傳人，也就是教學，教學一定是要深入，要廣學多聞。對外面，我們是深入淺出，這個是不一樣的。所以對大眾，有對大眾的一套弘法利生的方法；對於教學，有教學一套的方法。所以自己一定要深入，一定要認真去修行，要契入諸佛如來甚深的境界。

過去弘一大師曾經說過，諸位在他的著作裡面能夠看到，他以為佛法的修學，特別是知識分子，當然在他那個時代，跟我們現在時代又不一樣，他生在民國初年，那比我這代還要早，還要早一代

，情形不相同。他認為最理想的是從《華嚴經》進入，這個看法是正確的。《華嚴經》的《疏鈔》，清涼大師作的。《探玄記》是賢首國師作的，那是《六十華嚴》的註解；《疏鈔》是《八十華嚴》的註解，還有李通玄長者的《合論》。而前清乾隆年間，福州鼓山湧泉寺的道霈禪師，那個時候道霈是湧泉寺的住持，他將《疏鈔》跟《合論》會合在一起，《疏論纂要》，編得好。這個《論》跟《疏》，一般人，怎麼可能合在一起？他有辦法把它合在一起，這個東西很難得，很不容易。所以這些東西等於說整個佛法的大辭典，你要從這上奠定基礎，那佛法無論是哪一宗、無論是哪一派，大小乘，三藏經典，你一接觸都是容易貫通。所以從這個地方下手，的確是非常好的方法。

但是《華嚴》，經大，疏論內容就更豐富，所以這一部經要是講一遍，大家在一起共同研究討論的話，這一部經就需要四年到五年的時間。如果我們每天做六個小時的話，像我們現在這個研究討論班，每天六個小時的話，兩個小時講解，四個小時做研究討論的工作，大概要四年到五年才能完成。所以現在我們如果有這個緣分就好了，緣的問題。現在就是這些典籍設備都沒有問題，我們這些《疏鈔》、《纂要》，我們都印了很多，印過很多次，數量也相當的豐富，希望大家能發願，佛門常說「有願必成」。這個班當然不是普通的班，也不需要有很多人，真正發心肩負起下一代弘法利生的使命，我們一生把名聞利養果報，這是《彌勒菩薩所問經》裡頭所說的，真正捨棄，捨得乾乾淨淨，一心一意來做這個工作。我相信佛菩薩會加持的、會護念的，使我們這因緣會有一天來成熟，我們來從事這個工作，這是在佛法上真正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所以大家發願，那個力量就很大，才有感應。

所以「消深益淺」，是對於弘揚佛法，利益大眾，必須要做的

工作，一定要曉得。所以這個經典，我們的學習，我們現在學習是表達的，一定要淺講，要短講，還要權講，這才能達到弘法利生的目標。